

那多灵异手记 神的密码 ENIGM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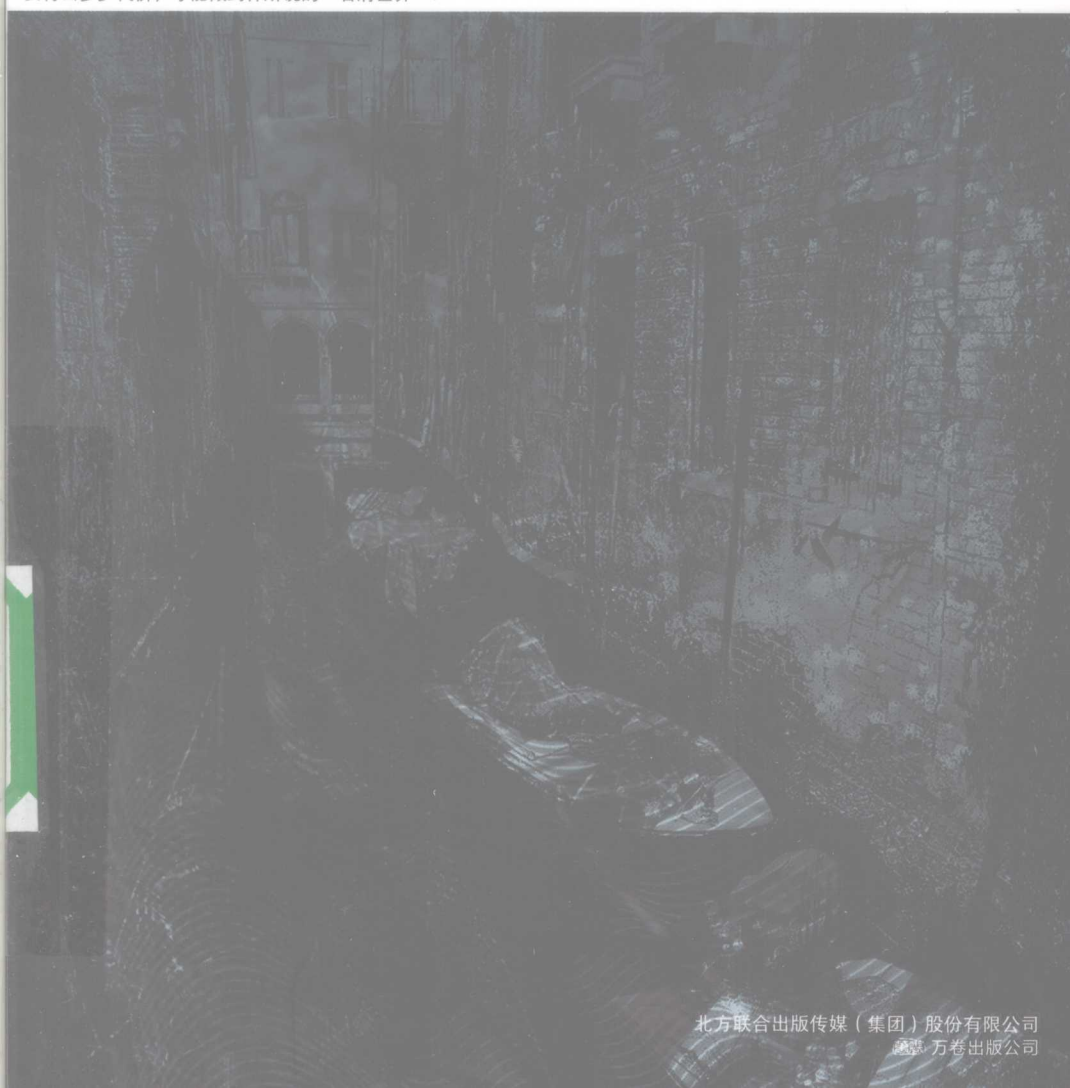


那多◎著

世界的秘密？

神不是该最清楚这个世界的吗？

要付出多少代价，才能做到神所说的“看清世界”？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那多灵异手记
神的密码
ENIGMA
那多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那 多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神的密码/那多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7
ISBN 978-7-80759-982-1

I. 神… II. 那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98924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刷者：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5mm×210mm

字 数：90千字

印 张：5.75

出版时间：2009年8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胡 利

特约编辑：陈 蔡

装帧设计：伍 奕

ISBN 978-7-80759-982-1

定 价：19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454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那多手记序

其实书的封面上该是“那多灵异手记”，但我还是习惯把这个系列称为“那多手记”。“灵异”二字是从接力出版社出版《幽灵旗》开始，和我商量着加上去的。这一次万卷出版公司重出，编辑也觉得要加，否则新的读者也许会搞不清楚这是些什么小说，没准是纪实文学呢，哈哈。好吧，为了再多卖出几本，就加上这两个字，有什么办法，哈哈。

但我总觉得不如“那多手记”来得干净利索，同时我也喜欢它的平淡无奇。就如这个系列小说的格局一样，由一个平淡的新闻引出，往往开篇不紧不慢地叙述，在某个地方忽然一转，就此被水底急流卷去了。我一直想着，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仿佛平凡得很，你可以数十年就在某个小圈子里打转，直到死去。但它又经不起琢磨，经不起观察，经不起追问。否则，就要闹出大动静来，很可怖的。

这次重新出版是一次梳理，手记系列最早在南海出版公司出过三本，分别是《坏种子》《凶心人》和《铁牛重现》，现在几乎见不到了。后一本本该叫《铁牛重临》的，无端端被他们改了，如今改回。而后，自《幽灵旗》始，就在接力出版社了。其

间《暗影三十八万》又转由贝塔斯曼出版，如今这家大公司已经撤出中国。一团乱，谁料得到，我们就是这样活着的。

现在，总算转到一家的手里，规整地再次出版。自我初次写出手记开始，已经过去好些年。老读者多已工作，这一次的新版书，基本算是给新成长起来的人们看的。好叫他们知道，有个叫那多的家伙，能够想出、写出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故事来。好的想象力能够抵得住时间的侵袭，就如我少年时初看卫斯理，完全想象不到，那些小说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就的。天呐，我什么时候语气变得如此老气横秋。

我是个懒人，本想一字不更，直接把老版扔给万卷换新皮。可是其中有几本着实写得不理想，不得不做些改正。我的老读者们，如果看见某部小说竟然变了结局，不要太惊讶，生活嘛，得坚韧些，哈哈。

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七日，于某咖啡馆发呆两小时后，半小时草就。

那多

CONTENTS
目次

有人爱财，有人爱名，有人爱色。
这些我当然也喜欢，但最诱惑我的，却是真相——只有少数人知道，把全世界都蒙在鼓里的真相。

那多

Chapter 01 马哈巴利普兰预言

亚洲5国遭遇40年来最大灾难 超过3000人死亡

中国日报网站消息：

美联社的最新消息称，印尼12月26日发生近40年来最强地震。强震引发的海啸席卷亚洲5个国家，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，其中斯里兰卡1500人，印度1000人，印尼400人，泰国120人，马来西亚15人。另有数百名失踪，死亡人数可能还将上升。

海啸后印度海底现古城

中新网2月19日电

南亚大海啸带来灾难，也带来一些意外的发现——一座

水下的古城遗址。

印度沿海水底古城马哈巴利普兰所在地是海啸灾区之一，海啸过后，该城镇附近露出三个石结构，上面都刻有精细的动物画像。“这是因为海啸过后，覆盖在结构上的沙层被冲走。”印度考古研究所高级考古学家萨蒂亚穆蒂说，“这些结构，可能属于这个建于七世纪的港口城市。”

这个古城名为马哈巴利普兰，早就因其古老、雕刻精致的海岸庙宇闻名。这些遗迹被列为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地区，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印度教朝圣者和游客前来朝圣和观光。据早期英国旅游者的记载，该地区还有七座塔，其中六座沉入海底。

萨蒂亚穆蒂在马德拉斯接受美联社电话访问时说：“海啸过后，露出一件浅浮雕，似乎是一座寺庙外墙的一部分，或那座古代港口城市的一部分。我们的发掘工作将会揭开更多谜团。”

每一篇的手记开始，我都会把新闻放在最前，作为上海《晨星报》的一名记者，我接触到了隐藏在这些新闻背后的

事件，这些新闻就好像一株株藤蔓，顺着它们，我摸到了深藏在地下的，巨大而惊人的果实。于是我从这些人人都可以在网上查到的新闻开始，有所保留地，讲述你们完全无法想象的

这次的藤蔓，有两株。

今天，任何一个生活在人类文明世界里的人，都不可能不知道第一株藤蔓，相信就算在一百年之后，都会有许多人记得这场浩劫。而第二株藤蔓则弱小得多，它在前者巨大的阴影里生长出来，作为这场浩劫的副产品，或许并没有太多人关心。

我是从新浪网上，看到那片从海水中露出的遗迹的，对于这类带着古老神秘色彩的考古发现，出于个人的兴趣，我一向都比较留心，所以很认真地把整篇新闻看完。

仅此而已，对一个记者来说，看绝大多数的新闻都一扫而过，或只看个标题就足够。

所以我当然不可能料想到，不久之后这片遗迹会变成一株小小的藤蔓，可是我顺着它摸到的并不是果实，而是一把钥匙。

这把钥匙让我意识到了第一株藤蔓，是的，那竟然不仅

仅是一场劫难！

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了一切。可是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词语来形容这真相的果实……巨大、庞大、浩大？

我只能试着用对比的方式来表达，与之相比，这场席卷人类世界的海之狂澜，算不了什么——毫不夸张地说，是微不足道。

微不足道！

我愿意从头说起，希望你们有些耐心。再狂暴的飓风，它的边缘末端，也只能微微吹动衣襟。

2004年12月26日的晚上，我点开大洋网新闻的时候，才看到这场让全世界震动的海啸事件，距离海啸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。那天是周日，我没去报社，所以知道得晚了。

那时我看到的数字，就是我在上面列出的第一则新闻里的数据：超过三千人死亡。这已经足够让我在显示器前呆了十几秒钟。这些年来，在一般意义上文明世界里所发生的地震、飓风、洪灾，死者达到三位数的已经算得上大灾难，可是这次竟然有三千人。两个月后，这个数字上升到三十万。

这场让人类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渺小的灾难，却让我在

2005年的春天有了一次免费海外旅游的机会。

为了加速恢复被海啸重创的旅游经济，印度政府组织中国各大报社旅游条线记者印度游，好让他们回去后多写稿子促进旅游业复苏。十天的游程，有多条路线可供有限度地选择。所谓有限度选择，就是说不能有些路线挤太多记者，而有些地方没人去。目的是促进旅游业复苏，当然要搞搞平衡。

旅游版的记者跑不开，所以极其郁闷地把机会上交给了报社，领导决定让报社最辛苦的机动部出个记者，算是借印度政府之手犒劳。至于回来要交差的那篇吹捧稿，是个记者都会。

这个美差最终落到了我的头上，虽然我很想说因为我是机动部最劳苦功高众望所归的一个，但其实只是我手气好，抓阄抓到了那张写着“印度阿三”的纸片。

和普通旅游不同，这次可供选择的十几条线路，每条只去一到两个景区。印度旅游部门希望我们这些记者把去的地方写深写透，而不是走马观花。

我选择马哈巴利普兰。其实对于没去过印度的我，许多地方都很有吸引力，但前些天那个在退去海水中出现的遗迹

为我的选择投下了最终的砝码。

我知道那些报道里对遗迹用的许多诸如“神秘”、“谜题”之类的词语，仅仅只是为了让这则新闻更好看，可我无可救药的神秘情结啊，只这一点挑拨便已足够。

2月23日，我和众记者们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登上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班机，在新德里我们会根据各自选定的旅游线路转机，我的同行者是《扬子晚报》三十多岁的旅游版编辑王嫱，之前从未谋面的同行，并不非常热情，飞机上基本处于睡眠状态。

008 PAGE
从新德里转马德拉斯，在马德拉斯机场等我们的印度方面陪同叫尼古拉，这个肤色黝黑的微胖男人操一口流利但不标准的英语。由于我英语既不流利也不标准，所以交流起来很费神。顺便说一句，王嫱的英语比我更糟糕，所以只好由我这个次糟糕的人出来现眼。

我们会在马德拉斯这个海港城市逗留一天，次日傍晚驱车前往马哈巴利普兰。尼古拉问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马哈巴利普兰，王嫱的理由是看过朋友拍回的照片很漂亮，而我则说了那个原本深埋在海底的遗迹。

我的理由让尼古拉有些意外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提醒

我说，因为那个遗迹，现在当地的个别老百姓里有些传言，希望我们不要理会。

我当然知道在这样官方语境中“个别”的含义，就细问尼古拉。

“新露出来石头上的文字使民众产生了误读，一些人认为在一千多年前刻下这些字的人就预言到了不久前的海啸，从而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情绪，这实在是太荒唐了。”尼古拉说。

我的眉毛耸动了一下，是预言吗？尼古拉没有说得更详细，不愿或他也并不十分了解。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水分，听起来荒唐得很，可如果只是流言，为什么却连政府都惊动了？

在了解到实际情况之前，我没有深想下去，只是对马哈巴利普兰更多了一份热烈的期待，以至于在马德拉斯观光的时候，我对那片漂亮的海港视若无睹，拍照片的劲头和王嫱相差甚远。马德拉斯当然也经历了海啸，不过这个港口城市的设施比普通的旅游景点坚固得多，至少我没有看见海啸的痕迹。

第二天我们在马德拉斯港一家靠海的餐馆里吃了便宜

的海鲜大餐后，尼古拉就开着一辆福特载我们去马哈巴利普兰。王媵犹在抱怨说应该在马德拉斯多待一天，坐在后座假寐的我，其实心里已经急不可耐了。

我们入住的酒店叫Quality Inn Mgm Beach Resort，准四星。尼古拉将在第二天一早领我们参观一圈马哈巴利普兰，介绍这里的旅游业情况，或许还会给我一份新闻稿，然后他的任务就结束了，如果我们没有特别需要的话，就可以安静地在这个小镇上度八天的假。

王媵不愿意和我一起去逛夜店，她要早点睡觉为明天储备精力。一个城市的魅力绝不是看看风景就能领略的，当然我不会和初识的王媵说这些。记下酒店的名字和地址，我挎了个背包逛了出去。

马哈巴利普兰并不大，对于我这样的游客来说，晚上值得去的，也就是离酒店不远的几条酒吧街和周边的街区，那里有许多有趣的小铺子。

马哈巴利普兰的旅游设施虽然已经恢复，但观光客依然很少，不然印度政府也不会请我们来。那些酒吧在旺季应该是人声鼎沸，不过现在一家家都有些冷清，在里面喝酒的多是当地人，我走在街上也看不见几个游客——是不是游客——

看穿着就知道。

我就这样在街上慢慢地走着，想等到腿酸的时候，再找一家酒吧坐进去。可是在某一个时刻，我心里忽然生出不对劲的感觉。

我不知道这种我经常产生的感觉算不算第六感，每次这种感觉出现，一定是周围有什么值得我注意，但被我忽略的东西。我曾经专门和梁应物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他说这应该是我的潜意识有所觉察，可主观的思维却没有跟上。人的潜意识 and 大脑息息相关，都属于人类勉强能称上一知半解的领域。

我重新认真扫视周围，最终把注意力放在走在我侧前方的一个人身上。

这人一身当地人的打扮，不知是否夜色的关系，皮肤看上去也挺黑的，在这里游客和女性比较能引起我的注意，而这个人原本和其他许多身边的当地男子一样，被我的感官自动忽略了。

可是现在，我的背脊一阵发冷。

因为他的背影很像我一位朋友。

那位朋友已经死了。